



观点追踪

夜幕降临,海河两岸华灯初上,霓虹璀璨。当悠扬的乐章回荡在河畔,天津,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正以别开生面的方式展现着独特的城市风情与文脉。桥边音乐汇奏响动人旋律,桥边舞蹈秀舞动津城律动,桥边非遗展则诉说着天津六百年的厚重底蕴……由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桥’见海河 邂逅浪漫”2025桥边音乐汇活动在海河两岸精彩上演。截至目前,33场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吸引了大量游人驻足。这是继2024年首届百场桥边音乐汇成功举办后,天津市今年倾力打造的升级版“桥边”文旅品牌。这场以桥梁为天然舞台、以城市天际线为恢宏背景的文化盛事,不仅刷新了外界对天津的认知,更深层次地塑造着这座城市的文化肌理。

桥边音乐汇:当音乐与桥梁共鸣

文/凡文

场景再造 打破传统音乐会空间壁垒

“海河是咱们天津文化旅游的大IP(知识产权),如何把海河这一开放式的大型景区扮靓、做热,这是留给我们文化和旅游局考虑的一个课题。”桥边音乐汇这一活动是如何策划的?当初考虑了哪些因素?今年的桥边音乐汇又有何不同?带着诸多问题,笔者采访了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张恩铭。

张恩铭介绍,为了完成这一“课题”,市文化和旅游局综合考虑了三个方面。其一,提到天津,不少人想到的是著名曲艺之乡,而天津这个文化的“大码头”,其实中西文化兼容并蓄,有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其二,此前狮子林桥边跳水大爷和自发跳舞的市民有过一定热度,虽然带来了流量,但是并没有凸显出天津城市文化品位,需要通过高雅的艺术项目来打破外地游客对天津固有的印象。其三,考虑到文化和旅游相融合,需要在游客聚集的地方,以及城市地标处策划一些文化活动,从而更好地完成文化和旅游融合这一使命。至此,打破传统音乐会空间壁垒的桥边音乐汇应运而生。

为了形成品牌效应,市文化和旅游局把大量的优质文化资源持续往桥边输出,从4月到10月,半年坚持做到每周组织安排演出活动。去年,市文化和旅游局组织了近五十场音乐会,同时将“‘桥’见海河 邂逅浪漫”品牌授权海河沿线各区,各区自主进行一些小场景的文化活动,累计开展了100场不同规模的音乐演出活动。张恩铭介绍,演出主力是我市的专业艺术院团和高校的艺术团体,不仅为学生提供演出机会,也为观众呈现了高水平的音乐表演。还有一部分演出力量来自各区文化和群众文化团队,通过发挥各自的优势,让桥边音乐汇显得更加丰富多彩。由百场音乐盛宴打造出的天津文化形象,在观众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

高雅的交响乐走出音乐厅,来到海河桥边,走到了百姓身边。伴着独具特色的美景,观众听得如痴如醉,流连忘返。虽然观众给出了积极的反馈,但是张恩铭心里仍有一点点遗憾。“起初我们设想‘一桥一主题’,比如在狮子林桥上演民乐,在古文化街安排戏曲,在北安桥策划西洋音乐会,但是受限于桥边场地原因没有实现。”虽然

场地有限,但在去年组织演出的经验基础上,今年,市文化和旅游局以丰富活动内容为原则,又新增了两部分活动内容,一部分是在音乐会的基础之上增加了舞蹈秀,由天津传媒学院的学生表演。背后是波光粼粼的海河,两边有唯美的欧式建筑,舞蹈演员翩翩起舞,届时将别有一番意境。另一部分是在桥边增加了非遗展,可以让观众深度参与体验,从而让他们进一步了解天津的本土文化。

今年4月19日晚,由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桥’见海河 邂逅浪漫”2025桥边音乐汇在津湾广场亲水平台拉开帷幕。经过一年的努力,张恩铭在演出现场感受到了明显的变化:观众多了起来,尤其是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让他感触颇多;想要参演的团体也主动与他接洽,甚至询问能否付费演出。新的演出场景,激活了城市艺术活力,不仅培养了一批热爱音乐的观众,更留住了一些热爱天津的游客。张恩铭说:“我们用开放式、沉浸式的表演引流,想办法把大家的目光吸引到天津来,把游客留在天津,再通过商务部门和其他部门共同的努力,最终希望把流量变成留量。”

以桥为媒 “阳春白雪”不再“曲高和寡”

5月1日19时,古文化街亲水平台上搭建的舞台灯光闪烁,有限的场地坐满了观众,目测有数百人,周围还站着不少翘首以盼的观众,68岁的市民孙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已经在此站立一个多小时的他静静地等待桥边音乐汇开演。“去年我在海河边遛弯儿时发现桥边居然有音乐会,在演出组织方一个小伙子的帮助下,关注了市文化和旅游局微信公众号,从那之后我经常会去桥边欣赏音乐会,没想到今年又继续举办,今天下午5点多我就出来了,还是没抢到前排的座位。”孙先生看着观众席笑着告诉笔者,他并不介意站着观看,能在户外欣赏交响乐,作为一名普通的观众,他非常认可这种“接地气”的表演方式,用孙先生的话说,不用花钱去音乐厅,这是融入老百姓生活的“阳春白雪”。

当天,由天津交响乐团演奏的管弦乐《蝙蝠序曲》拉开了演出序幕,在音乐的感染下,不断有游人驻足欣赏。“在户外表演交响乐我还是第一次见,这样的形式真不错。”“咱们那儿要是



有就好了。”笔者身后传来了两人的对话,听口音是外地游客,笔者随即和二人攀谈起来。原来,河北的胡女士趁着五一假期和朋友来天津旅游,在古文化街遛弯儿时被音乐吸引而至。“在海河边听交响乐,这是我们此行的意外收获,没想到天津将音乐和桥梁进行联结,为这样浪漫的创意点赞。”笔者向胡女士简单介绍了桥边音乐汇的情况,她拿起手机拍了一段演出实况发到了朋友圈。“剩下四天假期每天都有演出,我们外地游客的二次传播,会形成裂变式传播效果,肯定会有人为了音乐来天津旅行的。”话音刚落,主持人便询问现场是否有外地游客,胡女士和朋友兴奋地高举手臂示意,笔者循着观众席的回应声望去,举手的游客还在不断增多。

2024年,天津交响乐团共参演了13场桥边音乐汇,今年他们将继续投入到桥边演出中去。“交响乐是一种高雅艺术,如何让高雅艺术走近寻常百姓,一直以来是我们音乐人思考的问题,桥边音乐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路径。”天津交响乐团副团长、首席大提琴演奏家张洪鲲表示,当演奏者穿好演出服,登上音乐厅的舞台,无形中就与观众产生了隔阂。而当演奏者来到桥边,没有了舞台的阻碍,老百姓可以

零距离接触演奏者,对于交响乐的传播起到强有力的作用。

在走出音乐厅之前,张洪鲲其实有过短暂的怀疑,当他亲自参与了7场演出后,让他感触更多的是震撼。“震撼我的更多来自于老百姓对音乐的渴望,在音乐厅演出,受众群体比较单一,大多是音乐爱好者和发烧友,而在桥边演出,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观众,甚至包括外地游客,他们给予的肯定转化成了我们努力表演的动力。”张洪鲲告诉笔者,观众会在演出现场主动向交响乐团“点曲”,希望在下一场音乐会能听到《茉莉花》《花好月圆》等作品,他们也会尽可能满足观众的需求。

演出场景的变化,拉近了演员与观众的距离,也打破了音乐厅观看演出的“规矩”,比如乐章之间不让鼓掌,不让用手机拍照或者摄影等。来到桥边,观众可以为演员欢呼、喝彩,情绪得到了释放。对于演奏者来说,这是一种激励,而他们想要得到的回报就是老百姓的掌声。“去年我们在桥边演奏《蓝色多瑙河》,兴致浓时,观众在旁边翩翩起舞;当我们演奏一些耳熟能详的曲子时,观众又会齐声歌唱,这样双向奔赴的互动让人感动,也是在音乐厅中无法实现的效果。”张洪鲲激动地说。

如果说去年为了完成演出任务有一些“赶鸭子上架”的仓促,今年的天津交响乐团为演出做了足准备。“我们首先对观众进行了研究分析,桥边的观众年龄覆盖面较广,有中老年人、青年人、小朋友,所以我们在曲目方面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基调就是‘接地气’,既然我们来到桥边,就是要和大家一起狂欢,狂欢怎么实现呢?曲目上要更加接近老百姓,比如经典的电影音乐、流行音乐、民族音乐,以及动漫音乐,争取在桥边与每个年龄段的观众产生情感共鸣。”张洪鲲介绍,在选择曲目的同时,他们还要考虑到舞台——桥梁的内涵。“如果我们的演出现场是解放桥,演奏贝多芬的曲子可能就不太贴切,但是演奏《我爱你中国》就很应景;在天石舫亲水平台演出可能就要安排民族音乐曲目;在北安桥演奏欧洲古典音乐更能和周围的建筑融为一体,浑然天成的氛围给观众带来别样感受,这也是在音乐厅演出所没有过的体验。”对于演奏者来说,当桥景发生变化,势必会带来不同的观众,演奏时的新鲜感和迸发出的激情也会不一样,让每一位演员对下一场演出充满期待。

融合焕新 桥梁+音乐塑造城市文化名片

天津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其桥梁文化与音乐的融合体现了城市历史底蕴与现代艺术创新的双重特质。这种融合不仅是物理空间的艺术化表达,更是城市文化基因的深层激活。

天津一桥一景,游人沿着海河看天津。天津工业大学工业设计专业的教师李鹏认为,天津的桥梁不仅是交通枢纽,更是城市历史的“活档案”。天津桥文化是天津城市历史与地理特色的重要载体,对城市建筑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近代工业文明的见证,桥梁能将工业遗产转化为文化符号:海河桥梁群以多样化的建筑风格形成“万国桥梁博物馆”,塑造了天津中西合璧的城市肌理;桥梁与沿岸建筑形成立体空间对话,强化了“水陆共生”的城市格局。当沉默的钢筋水泥桥梁遇上欢快流淌的音符,迸发出的不仅是美学的火花,这种通过基础设施的文化赋能,更使功能性建筑转变为情感联结的载体,音乐在此成为桥梁文化的延伸符号,通过旋律重构了人们对美的认知。

“桥边音乐汇是一种难以复制的模式。”这是张洪鲲与其他城市交响乐团团长交流后获得的结论。“对比其他城市的草地音乐会等室外演出形式,天津桥边音乐汇更凸显出独特的魅力。天津有独一无二的桥梁,每一座桥梁都有各自的故事与内涵,这是其他城市无法复制的天然优势,音乐与桥梁的完美融合,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凝聚天津精神的文化名片。”据了解,去年的桥边音乐汇系列活动以“7个月、100场演出、400万人次参与”的惊艳答卷,让海河化身流动的艺术长廊,今年桥边音乐汇再次扬帆起航,必定会奏响新的华章。

天津桥梁与音乐的融合,本质上是城市文化基因的再激活。通过空间重构、艺术跨界与文旅创新,桥梁从物理实体升华成为文化符号,音乐则从艺术形式转化为城市叙事语言。通过“‘桥’见海河 邂逅浪漫”品牌,天津将分散的桥梁资源串联为全域旅游线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提升城市辨识度,这种融合不仅为天津提供了文旅发展的新范式,也为其他城市文化品牌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案例。张恩铭畅想,未来,随着新技术赋能,沉浸式演出与国际化合作的深入,天津的“桥乐共生”模式或将进一步释放文化潜力。

非遗薪传

与胡琴的不解之缘

“天魁和”是一家百年胡琴老店。1916年制琴师李达元在天津北马路立业,扎根天津这片曲艺沃土,声名鹊起,如今第三代传人宋家维常年坚守制琴工坊,既源于海内外源源不断的订单,更承载着对制琴艺术的极致追求,从选材到研制,他将每个环节都视作与千年琴道的对话。

宋家维自幼酷爱音乐,学生时代以竹笛为主修乐器,并掌握了二胡和京胡等演奏技艺。那时天津每年举办的中小学生文艺汇演总少不了他的身影。他常常穿梭于华北戏院、天津市民族文化宫、天津市第二工人文化宫等剧场参加演出。

高中毕业后,天津乐器厂公开招聘,宋家维去应聘,那时厂里招的是音乐特长生,报名的人非常多。乐器厂产品涵盖拉弦、打击、弹拨等几十种乐器。面对主考官时,他初生牛犊不怕虎,说:“如果我被录取,我定能成为厂里最优秀的职工!”

那时,做琴的师傅手艺顶尖,却不会调音试手感,琴做好就存库里。后来厂里开始专挑会演奏的苗子。“无论是对工作学习还是爱好,只要有兴趣,全身心投入,肯定会出成绩。”宋家维说,刚进厂时,因为会吹笛子,他被安排做竹笛质检。他说:“好多老师傅觉得自己做了一辈子笛子,反倒让我这个毛头小子挑毛病,心里犯嘀咕,其实我自己也休得慌。但我发现一根笛子可能制作中差之毫厘,音准就谬以千里,那时候我连睡觉都在脑子里推算调音的规律,慢慢摸着门道了。”

制琴就像爬山,永远没有登顶那回事,但这种永远在路上的劲头,反倒让他心里踏实。他的心思全扑在制作乐器上,白天研究制琴工艺,晚上做梦都在制琴。“单位规定中午有一小时休息时间,别人都扎堆打牌,我吃完饭就拉会儿琴,或是练练毛笔字,平时逮着空就往各车间转悠,跟老师傅们切磋制琴手艺,就这样在厂里干了数十年,直到退休。”

除了研究制琴技艺,宋家维还要负责原材料的采购,说这苦差事得交给真正懂行的人。采购讲究季节性,端午一过就扎进福建山区,秋天才回来。他跟着老师傅们钻进深山老林验收紫竹,挑选良材,那真是蚂蟥叮腿、毒蛇拦路。那时候没有空调,夜里热得睡不着,钻蚊帐里也



京剧是国粹,在京剧乐队中,京胡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京剧音乐的灵魂。宋家维作为李氏胡琴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他以竹为脊、以皮作魂,在琴筒之上镌刻中国戏曲千年音韵。在琴音袅袅中,这位秉持着“艺无半分假”操守的匠者,正用布满老茧的双手续写着中国传统乐器的当代传奇。近日,宋家维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传承是一种坚守

胡琴制作从选材到成品需经历选竹、制筒、蒙皮、调音等数十道精细工序,每一步皆考验匠人功力。传统胡琴采用纯手工打造,另外,制作胡琴少不了竹子、乌木、马尾、鱼胶等材料。在制琴环节中,对原材料的严苛筛选更是宋家维一直坚守的。

胡琴之美,竹质为魂;制琴之难,亦在竹性。南方竹材北运最易出现的“劈裂”现象,堪称制琴的顽症。针对不同部件的竹料处理各有章法:用于制作担子的毛竹需经阴干除湿、炭火烘烤定型;而琴筒原料则要抢时去除青皮,通过阶梯式阴干与烘烤工艺稳固竹纤维。这些古法工序的核心目的,正是通过科学调控竹材含水量来实现防裂。

宋家维多次参加非遗进校园的活动,带着胡琴走进小学、中学,常常给孩子们讲京剧和胡琴的故事。“胡琴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唐代,当时人们称北方的少数民族为‘胡’,因此他们的拉弦乐器便顺理成章地被称为‘胡琴’。这胡琴的构造说来有趣,全由动物与植物材料制



记者 张洁

在繁复的制琴流程中,琴筒丝最为精细,也最考验匠人功力。三寸余的琴筒经烘烤定型后,接下来要进行纯手工打磨,匠人既要将竹体打磨出完美弧度,更需要以极精细的操作剔除表层断丝,将天然竹肌纹理梳理得纤毫毕现。经特殊工艺处理的琴筒表面,每根竹丝都需要保持完整连贯,这种极致工艺即便面对最严苛的品鉴目光,亦能展现无可挑剔的工艺美感。

竹子的质量往往与琴的寿命紧密相连,宋家维如今依然每年亲赴福建闽侯紫竹产地,跋涉于竹林深处探寻良材。在其严苛标准下,合适合用作琴担的竹料需经百里挑一。在他眼中,好竹子更是可遇不可求,往往数日辛劳仅得一二可用之材。这种对原材料近乎偏执的遴选,构成了其胡琴制作工艺的重要基础。“如果收的竹子是不足一年的竹子,还没长成就被砍下来,晒干后轻飘飘像芦苇,做出的琴用不了几年就‘驼背’。我现在摸到竹节发硬、掂着坠手的竹子才肯开刀。”

如今,宋家维的徒弟来自天津、北京、山东,他们都因热爱而学习胡琴制作。宋家维表示,在乐器制作领域,目前主要依靠师徒间的传授与实践来培养人才。宋晓辉和谢勇强已是第四代传人。“我儿子宋晓辉在中国戏曲学院附中毕业后,又在中国传媒大学深造,从小就对胡琴技艺充满了兴趣。而我的内弟谢永强已经在这个行业里干了近20年,刻苦钻研胡琴制作技艺。”在宋家维的心中,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制琴不能有半点瑕疵,艺术是容不得欺骗的。这也是他对徒弟们的要求,希望他们能够以敬畏之心对待这门古老的艺术,将其发扬光大。

宋家维多次参加非遗进校园的活动,带着胡琴走进小学、中学,常常给孩子们讲京剧和胡琴的故事。“胡琴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唐代,当时人们称北方的少数民族为‘胡’,因此他们的拉弦乐器便顺理成章地被称为‘胡琴’。这胡琴的构造说来有趣,全由动物与植物材料制

成。可别小看这方寸乐器,十几个大提琴、二十把小提琴合奏的声浪,也未必压得住它单薄的琴筒。”

胡琴的音色丰富多变,调门高,既能烘托灵动悠远的意境,也能营造出悲壮恢宏的气氛。胡琴的音色特点使得它在表现各种情感和场景时具有独特的优势,尤其在京剧表演中极具情感表现力。这琴声,清亮锐利似刀刃,穿透力极强,仿佛能劈开重重乐浪,这便是“金声玉振,穿云裂帛”之妙了。

与琴打了半辈子的交道,在宋家维心里,制琴早已超越谋生手段,成为贯穿生命之旅的精神追求。每道工序都是他心迹的延伸,每根琴弦承载着他对完美的执念,“我拿它当一种爱好和艺术追求,制琴的每一道工序容不得半点瑕疵。这就跟写书法一样,写好每一个笔画,不能有败笔,次品我砸了也不卖。”他愿给予世界无限包容,唯独面对琴坯时,必须与自己较劲到底,容不得半分妥协。

谈起自己的心愿,他说:“这些年我一直努力做出能代代流传的好东西,等百年后还有人指着琴说‘这是宋家维的手艺’。我做出好琴,心里特别美,我给每个人做琴都像给自己做琴一样。”他的口碑享誉大江南北,南方剧院北方戏台都留下过他所制琴的琴声。别人忙着拍短视频攒“粉丝”,他把那些功夫都砸在刀刃上,“三十年如一日地跟竹料较劲,你说值不值?反正现在我做的琴越卖越远,老主顾们还带着新人来找我,这买卖倒越稳当了。”梅兰芳和梅葆玖的琴师姜凤山先生,生前也曾到天津拜访过宋家维,足见李氏胡琴的魅力非凡。

这般苛求看似偏执,实则暗藏宋家维对技艺的坚守。这份固执终获时光馈赠,作品在琴师手中流转愈广,口碑如涟漪般扩散。宏观审慎,微观精进,正是历代制琴师对传统的坚守,铸就了“天魁和”历久弥新的金字招牌。